

【念念亲情】

幸福的“拉扯”

□荆向国

春节回老家，一住就是十天。回来后往电子秤上一站，长了整整三斤。妻子见了拿出手机打趣地对我说：“我照照你的大肚子，简直就是一个大西瓜！”

家乡的饭，其实也只是一些家常饭，但吃起来特别香。一个大算子上，馒头、火烧、窝头、蒸饼、糖包、小卷子，应有尽有，每样吃几口，就饱饱得了。除了主菜，虾酱、咸菜、小鱼、绿豆丸子、虾皮拌菜等等摆满了桌子。算子上的吃饱了，桌子上的诱惑你；桌子上的吃饱了，算子上的馋着你。总之，不吃个沟满壕平，你都觉得对不起这农家美食。

更“瓷实”的，是一直盯着吃饭的老母亲。

早饭吃面，母亲说：“你打上俩鸡蛋！”我忌惮增重，只打了一个。吃饭时母亲说：“不是让你打上俩吗？你怎么打了一个？你哥每天早晨都是俩！”我只好对母亲说：“真是打了俩鸡蛋啊！可是鸡蛋打不成个，碎了！”

中午饭，鸡肉炖土豆。母亲先给我盛上一大碗，也给自己盛上一大碗。母亲的牙口不好，大块的鸡肉不好嚼，专吃土豆和小碎肉。等我吃完一大碗，正想放下筷子，母亲一股脑地把自己碗里那些大块的鸡肉都夹给我，说：“我咬不动，你替我吃了！”看着老娘认真的样子和期待的目光，我只好把这些鸡肉慢慢地、一块块地吃掉。

晚上喝稀饭。一人喝完两碗后，还剩下一碗。母亲说：“我喝不上了，你喝了吧！”我说：“我也喝不上了，留着吧！”母亲说：“占着一个碗，还是喝了干净！”我如果还不喝，母亲就说：“一个男子汉，这么小的碗，又是清汤寡水的，几口就喝了！”我哑口无言，只好端起来喝了。母亲又笑了。

每当看到我吃得饱饱的，哪怕一直喊着“又吃多了”的时候，母亲就笑了。她说：“吃饭嘛，宁可断顿不能半顿！”意思是说，宁可一天只吃一顿饱饭，也不能三顿饭都半饱。

就这样，一天“三饱两倒”，顿顿超量，能不胖吗？

回到县城的家，又是另一个样子。妻子做饭“少油少盐少肉”，哪管什么味道？而且量也少，管个半饱。于是，回到家几天，我的体重就开始下降。为此，我还常常吐槽，从老家回来就没人疼了。

但是，我知道。母亲让我多吃，是对我的爱；妻子让我少吃，也是对我的爱。母爱，是一份永恒无法推却之重；而妻子的关心，则是从现实出发的苦心深情。为了母亲的微笑，我就多吃；为了妻子的关心，我就少吃。世界上最关心我的两个女人所给我的左右为难的“拉扯”，却正是一份稳稳的幸福。

【逆旅拾光】

守村人

□王振华

村东头的老槐树，怕是比村里最老的老人还要老些。树影是泼在地上的一摊浓墨，阳光得费好大力气，才能从叶子的缝隙里，筛下几枚颤巍巍的光斑。就在这光影的边上，常常坐着一个人，我们唤他“二爷”。他也不应，只是咧着嘴，无声地笑，露出一口被早烟熏得焦黄的牙。那皱纹很深，像用刻刀在风干的树皮上凿出来的，久了，便成了一张揭不掉的面具。他不算真的爷爷辈，只因在这村里“守”的年头久了，大人孩子便都这么含混地叫着。叫的人无心，听的人也仿佛没往心里去。只有那老槐树的影子，日复一日，耐心地描摹着他佝偻的轮廓。

他的日常，是嵌在村里的节气与人事里的。谁家起了新屋，上大梁那天，二爷准是最早到的。他不往人前凑，只默默地将散乱的砖头、沾泥的草绳归拢到墙角。晌午主家管饭，八仙桌摆在院心，热腾腾的肉香飘得满村都是。二爷是不上桌的。他会得到一个海碗，堆尖的米饭上盖着几块肥肉和青菜，蹲在磨盘边，埋头吃得呼噜作响。遇上白事，他更是不可或缺。灵棚底下，烛火摇摇晃晃，纸灰像黑色的雪片飞着。他守夜最是经心，给长明灯添油，替哭累了的女眷照看火盆，不让它灭了。下葬时抬重、掩土的那些最沉最冷的活计，也总有他一份。这时，人们会递给他一支烟，或许还有一小卷用红纸裹着的、极薄的谢仪。他接了，嘿嘿笑两声，将那红纸卷攥得紧紧的，仿佛攥着一团小小的、温热的火苗。

老人们歇晌时，爱在树下说古。他们说，二爷是前世欠了这村子的债，今生来还的。话传到我们这些孩子耳中，再看二爷，便觉着他那混沌的眼神里，似乎真藏着些神秘的东西。我们既有些怕他，又忍不住好奇，常常隔着一段距离，学他走路的样子，或是捏着嗓子叫他的名号。他也不恼，只是转过头，用那双雾蒙蒙的眼睛望着我们，那目光空空荡荡，没有责备，倒像一口废弃多年的老井，映不出半点云影天光。

后来，我去更远的地方读书。

去年腊月，村里九十七岁的老人走了，是喜丧。我回去送葬。仪式办得很大，请了乐队，也请了哭灵的人，声光电一样不缺，热闹得近乎喧哗。

在熙攘的人群里，我又看到了二爷。他更老了，倚在放祭品的条案边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年轻一辈的管事指挥着穿统一制服的服务人员忙进忙出，那些他曾做惯的、属于他的“职事”，似乎已有了新的、更体面的替代。他像一件用旧了的农具，被遗忘在仓库的角落。

只是在起灵前最后一刻，主事人到底还是想起了什么，走过去，将一支沉重的孝幡塞到他手里，拍了拍他的肩。二爷那木然的脸上，顷刻间便又浮起那熟悉的、凿刻般的微笑。他挺了挺佝偻的背，将那长长的、白色的幡高高举起。幡在凛冽的风里猎猎地响，像一片挣不脱的、孤独的云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，二爷举起的，不仅仅是一杆孝幡。他举着的，是一整个村庄关于生死、关于悲喜的全部重量；是一套古老而坚韧的、无需言明的伦理；是这片土地吞下无数苦涩后，一种沉默的消化与担当。

我们这些飞走了的鸟儿，翅膀上沾着远方的星光，心却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，线的那一头，就攥在他那粗糙的、布满裂口的手心里。他守着这村庄的根，我们便无论飞到哪里，梦里总有个能回去的故乡。

夕阳又一次沉下去，将老槐树和树下那个渐渐模糊的身影，定格成一幅浓得化不开的剪影。

风吹过旷野，只有无尽的、苍茫的暮色，从四野合拢过来，温柔地，将二爷与这土地，融为一体。

【童言无忌】

姥爷，你别皱眉

□周国利

今年最高兴的事是千里之外的外孙来福建晋江陪我过年，这也是我来闽南打工16年来的第一次。每天黏在一起，惊讶于一个七岁孩子的精力旺盛，玩起来从不知疲倦；惊讶于他上学才一个学期，已经能流利地阅读书报；更惊讶于一个懵懂儿童，却对亲人之间的交流如此重视，对快乐的认知比花甲之年的我都深刻。其间，孩子跟我说得最多一句话就是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。”

一次吃饭，我去食堂买饭菜，把他最喜欢的红烧鱼与西蓝花盛在了一个盘子里。结果，不能吃辣的外孙偏偏第一口就被辣到了。“啊，好辣！”外孙一口吐出来，再也不碰鱼了。我奇怪地夹了一块鱼尝尝，不辣啊。不由得有点生气，看了一眼外孙，想埋怨他过于敏感和娇气。他却指了指一下西蓝花，我又夹了一块西蓝花放到嘴里，噢，原来西蓝花是辣的，鱼沾上了辣味。我就带着情绪说了他一句：“就沾了一点点的辣，至于那么夸张、难受吗？”外孙马上贴近我，用既像劝慰又像反驳的口吻说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。你不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许生气吗？”一下子，饭桌上的气氛由阴转晴。

在闽南，我想带外孙到海滩上踏浪、捡贝壳，早上看海上日出。但有点遗憾的是，这次外孙到这里，却偏偏迷恋上了在海边礁石滩上玩。考虑到在布满海蛎壳，或光滑或陡峭的礁石上跨越、蹦跳、捉迷藏，随便磕一下，刮一下，都有受伤的风险，所以我是反对他在礁石滩上玩的。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：“我喜欢探险。”一天风和日丽，我骑车带他去一处有名的海滩景区，计划骑沙滩摩托、赶海捡贝壳，吃点小海鲜。可能没有征得外孙的完全同意，一路上孩子有点情绪低落，直到骑到沙滩摩托，他都没有高兴起来。我心里不由有点小火气，脸上难掩不悦，但仍然压制着情绪，询问外孙：“这么平坦的大海滩，其他小朋友都玩得那么开心，你怎么还是不喜欢？为啥偏偏还惦记着去海岸礁石玩呢？受了伤多不好啊。”

外孙仰着头，对我说：“姥爷，你先别皱眉，好吗？我们小男孩儿就喜欢探险，受点伤也没关系。小朋友和女孩子才喜欢海滩，我就很喜欢在礁石上玩，可以捡到各种怪石头，找小螃蟹，看到奇怪的海蛎壳，还可以翻越很高很陡的大礁石，看大浪拍打礁石，很刺激。”这番话令我第一次感觉到孩子虽然才7岁，但已经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了，男孩子的勇敢、爱探险的天性开始体现出来了。

转眼半月假期已到，外孙准备离开闽南返回故乡。临走前一晚，难分难舍的情感就紧紧缠绕着我。送孩子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甚至想不起该给他说些什么。准备过安检了，外孙转过身，用胳膊搂住我，安慰道：“姥爷，你别皱眉头。我最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了。”

孩子的成长如春笋拔节，清脆、直接、毫不迟疑。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反倒学会了皱眉——把简单的情绪绕上几道弯，把本应畅快的事憋在心里发酵成火气。外孙那一声声“姥爷，你别皱眉”，起初听是劝慰，后来才恍然，那是一面镜子：我口口声声说要快乐，却常常把日子过成了眉头紧锁的模样。

想想也是，孩子的快乐从来就不复杂——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；被辣到了就吐出来，想探险就去翻礁石。他们直直地看向这个世界，所以目光清澈；我绕了太多弯子，所以眉心有了川字纹。

小外孙走了，“别皱眉”这句话却留了下来。往后，我想学着像他那样，把眉头松开，把心事放下。毕竟，笑着看世界，世界才会笑着看你。